

诗旅奉化

芦苇与鱼

高鹏程

岸上挤着一大片芦苇。
海里游着一尾鱼。
一道堤坝横亘在它们中间。

开着白花的芦苇,野茫茫一片。
带着大海游动的鱼,只有一条。
一条堤坝横在它们中间。

人世间到处都有这样的芦苇。面目模糊,
一棵
挨着一棵,密密匝匝。
一棵芦苇的孤独,淹没在众多的孤独中。

而在你知道的海水内,只有一条鱼,拖着整
座大海
艰难地游动。

孤单的鱼,在海里流着眼泪,但不被看见。

一条堤坝横亘在中间。

——这就是真相
你的外表:芦苇的孤独。
你的内心:鱼的孤独。



诗外音:

第一次去天妃湖,我就被震撼到了。

来奉化之前,我在象山港对面的象山半岛最南端的渔港小镇石浦生活了十多年。终日面朝大海,早已习惯了门前那一湾潮涨潮落的海水和空气里浓重的鱼腥味。后来又借居在象山半岛北端的小城。距象山港仅有十分钟车程,闲暇时时常到港畔散心,那时目力所及,是否曾经抵达过如今近在眼前的这一方水域?

从谷歌地图上看,象山港似乎就是茫茫东海或者太平洋伸向内陆的一条液体之舌。天妃湖大约就是舌尖右侧的一小片水域。这片原本和广大港湾连在一起的水域,因为一道堤坝忽然改变了姿态。

肆意奔涌的东海水,进入象山港狭长地带后,奔势渐缓,携带的泥沙渐渐沉淀,为整个港湾带来了华东地区罕见的清水区域。在象山港腹地,让这股奔涌之水几经跌宕,终于有了回旋和喘息之地,安

静下来的海水被一道大坝切割成了一块巨大的暗蓝色水晶体。水面波平如镜,在远岸景物的映照下,散射出了诱人的光芒。

如文首所言,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我的确感到了震撼。此后一有空闲,我都会驱车前往。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碧湛的一湾。尤其是在冬日,尤其是在芦花盛开的时候。

站在天妃湖绵延数千米的海堤大坝上,目光会不由自主地被两边的浓妍色泽吸引。一边是平静的海蓝色,另一边是大片的黄白夹杂的色调。大片的芦苇,生长在堤坝下的浅滩上。从秋天开始,慢慢由青转黄,到了初冬,渐至发白,渐至茫然。一阵近似一阵的秋风,就这样把诗经里的蒹葭吹成了现实中的芦苇。如果此时有一夜海风呼啸,芦花就会大面积地飘扬。

是的,那种大面积的,占据了整个海涂。

“开着白花的芦苇,野茫茫一片。”这是我在一个冬末的傍晚再

次驱车来到天妃湖后写下的第一个句子。客观、写实。未曾调动任何既往的诗意,最终它也并未出现在这首诗的开头。

那时,当我沿着堤坝徘徊,耳边回旋着海风吹动苇草茎叶的飒飒声,鼻翼两侧混合着海腥味和芦花的枯草气息,我的大脑里,掠过了许多有关芦苇的诗句,东方的古歌和西方的哲思。但我没有调动出任何修辞。

“芦花开了,野茫茫一片,人世间到处都是茫然无用的深情”。后面半句,是不知过了多久之后,我空白的脑海里忽然冒出来的句子,但这应该是我从别处看来的句子。我想回避它,但它始终顽固地占据着我的大脑,以致我无法从它设置的陷阱中挣扎出来。

我只好调转方向,把目光投向另一侧的海面。此刻的象山港依旧平静,只有海风掠过海面,掀起一层细微的涟漪。只有水底的洋流,把远处的海浪悄然送至岸边,发出若有若无的鸣咽。

大海为什么平静?难道它没有

悲伤吗?

我忽然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部法国电影。年轻的德国军官借助巴赫向心上人说出的经典台词:“我之所以喜欢大海,是因为它的宁静,我说的不是海浪,而是别的东西,神秘的东西,是隐藏在深处,迷一样的大海,大海是宁静的,要学会倾听……”

哦,那别的,神秘的东西!

现在,你会看到,我稍稍摆脱了芦苇的控制。我找到了另外的,别的东西。在我的想象里,它也许是一条鱼、一个词,面容沉静、不露声色,但是却带着难言的悲伤。那是细小的悲伤,也是巨大的悲伤。那是一条鱼的悲伤,也是整片大海的悲伤。那是两个年轻人爱情的悲伤,也是两个国家和民族的悲伤。

当我再次转过身,面朝海堤。这道分隔大海和芦苇的堤坝,忽然就贯穿了我的胸腔。

然后,我想,正如你看到的,我要表达的应该都在上面的诗句里了。需要补充的是,当我写下这首诗后,芦苇已不再是芦苇,堤坝已不再是堤坝。鱼,当然也不再是鱼。

河海同源,风月同天

江逸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友邦对中国提供援助时的真切鼓励。我不禁想到:正与围墙外的我们暂时隔绝的武汉,也与我们有着一片天,望着同一弯月。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源于一条河、一条江。其中一条从雪山融水汇聚,一条……”老人继续说着,“最后都注入海里。”自我记事伊始,长辈便与我传述,几十年前某一仲夏夜,他们卧在竹篾上听得的相似言语。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道:“那所有的河海,都是这样变出来的吗?”长辈顿了顿,缓缓点了点头,便望向了窗外的潺潺溪流:月光照耀下的清溪,也许让老人想起许多往事。

我没有再开口,只在我心中默念:河海同源。彼时仍旧少不更事,只念着“河海同源”,却还没心思索“风月同天”。清溪水东流,惜别潺湲一夜声。

时间回溯至不久前,九省通衢之地爆发不明肺炎。一时间漫天风雨,报纸新闻、电台广播,处处都在报道这所谓的“不明肺炎”。户牖齐闭,瓦缝参差,都听倦了巷里人家不断提及的“不明”二字,而街坊老少对这肺炎的讨论,也愈加频繁。直至武汉封城,再到两大医院动工,全国人民才彻底明白此役的艰难。当看到大家对武汉的鼓励、对抗疫所做的贡献,我心神激荡;当看到外网媒体的造谣抹黑与国内的内江追责,我也满怀一腔愤怒与哀愁;当看到屏幕上增长的死亡人数的数字,我很难不去想每一

个数字后的百态。

华夏各邦有同天。这几个月,我不曾出门,却见证了无数别离乐章:亲友间的诀别、奔赴武汉战士们的挥手告别……“河海同源”,当医生甩下一纸家书奔赴疫区,当一箱箱物资如期抵达最需要它们的地方,我更能了解何为“同源”。而当每夜大家仰望同一片星空,守望同一个结局,我才更能意识到“同天”。在疫情面前,我见识了“魑魅魍魉”为祸人间,也见识了千年来三千道藏对大多数人的潜移默化。大多数人都在想着:我能做些什么?“或许我捐一些口罩”“或许我多宣传些防疫知识”。灾难前的每个人更像儒家方士,望向洪水滔天,眼见生灵涂炭,依旧是“见一个便试图救一个”,心中想着:或许我现在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万幸的是,我们已然快要度过这寒冬,而这次疫情,也给全人类带来许多反思。马克思曾说:“人靠自然界生活。”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方程。方程的解,不在蝙蝠上,不在果子狸上,也不在任何一种动物上。但是,它可能藏在人心里的穿山甲鳞片,围于人味蕾上的残存野味中。

“我们绝不能像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外的人一样去支配自然界。”恩格斯如此说道。“河流同源,风月同天。”这或许不仅仅是对各邦各国,也是对大千世界下的草叶虫豸的共同宣誓:这天地,终究属于芸芸众生。

“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但生而为人,理应保持仁心,行仁者所为,行为“人”者所为。

清明依然在溪边柳枝上返青(组诗选二)

原杰

清明花

杨柳 一枝枝被风吹斜……
或近或远
蜂之翼蝶之翅扇动白梨红桃
在山野上纷纷扬扬

坟莹 湿漉漉的不长花……
扎一枝纸花插一束山花
它们在风中瑟瑟发抖
或者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清明 挡不住蓝的紫的黄的小花
爬出薄暮
水在坟边潺潺
牛在水田踉跄

清明是不会把鸡当作鸭的眼睛

清是一条比记忆更古老的河
游鱼成群 还适时扬起稚嫩的涟漪
河边却连绵新生的香草鲜花
水鸟惊飞 微波摇曳采苕女的姿势

明亮的太阳每天都要巡视一遍
阴雨天也要拨开云层看一眼
秀发飘飞的月亮则在晚上出来
所到之处 飘渺一脉灵动的诗意

隔着一块分化的墓碑
清明是父亲倚倦熟悉的身影
隔着一帘闪亮的屏幕
清明是女儿清激动人的声音
隔着一道变厚的白内障
清明是我和妻子不会把鸡当作鸭的眼睛

春天的乐章

悄悄地融入了大地的温床,泥土中渴望的种子,如逢甘露,生根发芽,从此开始生命的旅程。春雨来得如此及时,于是,万物滋润,通体皆是活力,苍翠欲滴滴水。

春风,不再是寒冷彻骨,不再是怒号狂啸。无论是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还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揣度其意,要么是春风把生命的赞歌谱写,要么就是坚强不屈的生命,在奏响春天的乐章。看来,春风与生机,二者密不可分,春天的蠢蠢欲动,只因东风而起,而且风情万种,生命的奇迹,从此层出不穷。我一直以为,弱柳扶风,楚楚动人,那是春风的杰作。只有在五彩缤纷的春天里,轻歌曼舞,飘逸如斯,才会令人心生阵阵欢喜。有人说风过无痕,其实不然,我觉得春风是一支蘸墨的画笔,锋向所指,勃勃生机,轨迹明显。杜鹃花热烈如熊熊之火,桃树胭脂淡抹,杏花如雨,梨花似云,布谷鸟活跃在山谷里,啾啾婉转。春风十里,与人们拂面亲肤,与

草木枝叶,跳起了交谊舞;田园陌上,春风荡起碧波万顷,花团簇拥,为春天缀上画龙点睛般的色彩。

春风化雨,阳光雨露,这是大自然缜密的生态构思,花红柳绿,青山绿水,如诗如画,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季节。放眼望去,雨后的天空湛蓝如洗,远处山峦叠翠,黛眉秀目。刀削似的山壑,山谷山峰,线条褶皱,纵向而行。溪流潺潺,泉水欢奔向东。堤上坝旁柳树成行,嫩芽鹅黄。枯木逢春,脱下枯萎的外衣,穿上葱茏的新装。破土而出的幼苗,点燃了一束绿色的星火,编织开花结果的梦想。河江宽阔,水汪汪地盈满河床。有人感慨,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长江两岸柳树才刚刚发芽,大兴安岭还在雪花飞舞。祖国的前庭后院,真是美不胜收。春天的脚步,从南到北,鲜花与雪花同台媲美,平分秋色。

春天里的阳光,明媚和煦,万物生长复苏。春天里的人们,喜出望外,他们拥抱春天,接受阳刚之气,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春天的旷野里。

春天,播下希望,用汗水浇灌,用智慧守护。春意盎然的势头,就像灌溉渠里的水到渠成,篱笆栏栅上的瓜熟蒂落。

要说春天的喜悦,莫过于唐朝诗仙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来让人有一种驾驭自然的快感,其实这是他在贬谪路上跋山涉水,于白帝城获悉圣旨大赦归朝,终止流放时所作。那种落差,足以让人喜极而泣,那种心境,比之市值三月里的春天,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必,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他用他的妙笔,记录了公元753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双重春天。历史走过了岁月的长廊,李白把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留世于春。

年复一年,春天进行时的乐章悠扬动听。严冬已经过去,眼下又是一个崭新的季节,到处都是繁荣茂盛的样子。春天的惊喜,人人都可以热切期待。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